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七四三

桐城吳先生文集四卷桐城吳先生詩集一卷附錄一卷 吳汝綸撰

一

桐城吳先生尺牘五卷補遺一卷附諭兒書一卷本傳一卷 吳汝綸撰

三〇五

澄清堂詩存四卷 范祝崧撰

六六三

桐城吳先生  
文集

門人李嘉鏞  
敬題

吳氏家刻  
版權所有  
翻刻盜印  
貽誤來茲  
嚴究不貸

桐城吳先生文集



桐城吳先生遺像



文集目次

桐城吳先生全書第三種

第一卷三十八首

臺箴 讀荀子一 代陳伯之答邱遲書 答陳樸園  
論尚書手札 張薊雲墓碣銘 合肥相國五十壽序  
湯勉齋墓誌銘 張中丞母李太夫人哀誄 送蕭  
榮卿序 高郵董君墓誌銘 黃氏族譜叙 耐祉議  
送曾襲侯入覲序 馬太夫人壽序 贈太僕卿故  
福建臺灣兵備道吳君墓銘 前工部侍郎潘公神道  
碑代 廣西潯州府知府薛君墓碑 祭丁樂山廉訪

文集目次

一

文 朝鮮貢使集讞圖記 安徽按察使豐潤張君墓  
表代 答王晉卿書 李相國六十壽詩 讀文選符  
命 李起韓先生八十壽序 福建臺澎道剛介孔公  
碑銘 清河觀察劉公夫人詩序 李相國夫人壽序  
記寫本尚書後 再記寫本尚書後 范蔭堂先生  
壽序 孔叙仲文集序 李剛介誄 論語叙贊 祭  
蕭君廉甫文 答張廉卿書 再復張廉卿論三江書  
答張星階書

第二卷四十一首

送張廉卿序 祭方存之文 祭第文三首 張筱傳

六十壽序 趙忠毅公遺書後序 銅官感舊圖記  
張靖達公神道碑 誥封叔人梁淑人墓誌銘 讀淮  
南王諫伐閩越疏書後 題玉露禪院 筵問二首  
保定曾文正公祠堂碑記 袁望清詩序 旌表節烈  
張太宜人碑銘 胡氏譜序 姚公談菴圖記 賀蘇  
生先生七十壽序 題范冑堂大橋遺照 合肥淮軍  
昭忠祠記 贈光祿大夫記名御史刑部郎中合肥李  
公庶碑 程忠烈公神道碑 武安縣孫君墓誌銘

文集目次

二

題馬通伯所藏張廉卿尺牘冊子 陝西留壩廳同知  
陳君墓銘 姚節婦贊 從兄鄆城知縣吳君墓表  
跋五公尺牘 黃來庭墓表 弓斐安墓表 石埭李  
氏族譜序 樂成孫封君神道碑銘 左文襄公神道  
碑 汪星次墓銘 誥封一品夫人葉母徐夫人墓誌  
銘 送陳伯平太守入覲序 潘慕閣七十壽序 鄭  
筠似八十壽序 送季方伯序

第三卷五十首

天演論序 祭翁大家文 祭姚漪園文 王中丞遺

集序 平江吳氏兩世孝行贊 會里朱氏族譜序

翁大家墓碣銘 廣昌縣城隍神廟碑 通州范府君

墓誌銘 裕壽泉中丞六十壽序代 柯敬孺六十壽

序 贈內閣學士東海關道劉公墓誌銘 龍泉園志

跋 裕制軍六十壽序代 方曉峯八十壽序 仁和

王尚書七十壽序代 鹽山賈先生八十壽序 記校

勘古文辭類纂後 胡問渠墓誌銘 誥封太夫人陳

母熊太夫人墓誌銘 光祿大夫刑部左侍郎袁文誠

公神道碑 贈道員直隸州知州陳公墓碑 江安傅

文集目次

三

君墓表 誥封夫人張方伯夫人墓表 李勤恪公墓

銘代 涇州風土記叙錄 馬佳公夢蓮詩存序寶琳

誥授武顯將軍總兵銜京城左營遊擊王公墓碑

祭李文忠公文 丁維屏編修所輯萬國地理序 原

富序 黃淑人墓銘 劉笠生詩序 謝衛樓所著富

國策序 周易象義辨正序 跋蔣湘帆尺牘 金子

濟民周易本義啟蒙纂要序 矢津昌永世界地理序

高橋白山詠經子史絕句千首跋 岸田吟香萬國

輿圖誌畧序 高田忠周古籀篇序 日本學制大綱

序 冬至祠堂祝文 顯揚祠祝文 節孝祠祝文

武強賀偉堂先生八十有三壽序 姚慕庭墓誌銘

跋王畏甫遺文 李文忠公神道碑銘 李文忠公墓

誌銘

第四卷外集九十四首

詩樂論 贈蕭君敬甫序 尋孔顏樂處論 漢表讐

字序 左忠毅公畫像記 三易異同辨 益稷辛壬

癸卯說 為里中舉節烈引 伯祖逸齋先生文後序

王烈婦墓表 矮枯說 讀內則辨 讀漢書古今

文集目次

四

人表 廿八宿甘石不同考 遊大觀亭故址記 原

烈 銘十一首 左忠毅父母像讚 楊壽山先生墓

志銘 錢楞仙駢文序代 靈谷龍神廟碑代 菊菴

先生七十壽序 家嚴慈六十雙壽徵言畧 朱嘯山

六十壽序代 黃侍御墓表 魯莊公納子糾論 痘

神考 讀韓非子 蔡烈婦傳 題彭孝女冊子 與

朱冑甫書 汪府君家傳 李太夫人壽序代 籌洋

芻議序 尹覈士傳 吳太夫人墓表 李氏譜序

王氏譜序 戴氏族譜序 題葉氏家誠詩冊子 李

相國五十壽序 題翠澤王琴航遺令冊子 洪夫人

傳 皇清誥授光祿大夫贈太傅武英殿大學士兩江

總督一等毅勇侯曾文正公神道碑代 求闕齋讀書

記序代 石匣龍神廟記代 廬州會館記代 蔡萊

青詩集序代 安徽通志序代 慎菴圖記 鮑太夫

人墓表 記太史公所錄左氏義後 二許集序 記

姚姬傳平點漢書後 書滄州王希岐所著切韻書後

記古文四象後 辨程瑤田九穀考 跋所書柳子

厚詩 題董文敏選錄史記真蹟 導 旨籌議摺代

文集目次

五

尾崎字說 抱一齋記 跋西師意所著書 西師

意實學指鍼序 李文忠事略九首 詩序論一以下

詩序論二 讀盤庚 讀項羽本紀 漢王劫五諸

侯兵考 與楊伯衡論卷耳序書 書鄭康成詩二南

譜後 與楊伯衡論方劉二集書 北游紀略序代

代李相自陳袁疾難膺重寄摺 祠堂祝文三首 祭

汶上府君文 郝文集全卷二百二十七首 附佚文

三首 梯裕議 讀墨子 劉猛將軍考

光緒甲辰正月門人賀壽宋朝楨等集贊刊行男闈生謹編次

臺箴

文集第一

昔在三后直言是輔導於卿士庶人瞽瞍有懦不矢招  
之以鼓彼辨亂政其吭則斧諫為專職始東郭牙厥有  
言責子輿是區降秦及明獬冠齒齒執回而崇孰匡而  
圮唐宋悴荒式爽厥聰令以風聞而辱臺是鱗使巫論  
藥祝議匠作有聞而口法隨汝後既擬乃急哆侈罔極  
厥主弗寤匪訐惟直曰予不自聖汝罔或默直不可以  
驟求枉不可以亟收麗言壅離用墟厥居故鄂鄂以興  
亦喋喋以崩仰覽前辟度言用繩後世失厥衡乃替乃

文集一

一

陵恢恢之度庸主以之逢愆嚴嚴之刑庸主以之拒爭  
明逞淫威帝祚我 聖清遠揆皇古近懲往明闢是四  
聰靡言不容忠不可不選姦不可不遠兩聽生惑駭弛  
則反臺臣司諫敢告執簡

讀荀子一

自太史公以孟荀合傳其後劉向楊雄韓愈歐陽脩之  
徒皆并稱孟荀程朱繼出孟子之傳始尊而初漢之時  
荀氏獨為言禮之宗其傳尤盛荀氏宗旨亦歸於聖人  
其異孟子者惟謂人性惡以善為偽耳然世言孟子論

性本有未備故宋儒輔以氣質之說實已兼用荀子要之聖人皆未言此吾謂孟子固嘗以聲色臭味安佚為性矣其言性善蓋本氣質純美又病學者外仁義不為而溺於聲色臭味安佚之中故曰君子不謂性是亦榜蔡矯直之意而荀子則氣質不如孟子由困勉而得遂專以化性教人夫亦各言其性之所近而已且孟荀之言皆貴學不恃性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子亦曰涂之人可為禹其以善為偽而自釋以可學而能可事而成又即孟子孳孳為善之指此其所以同也昔孔子

文集一

二

罕言命仁以詩書執禮為教當時列徒親炙聖人一傳而後言禮者已各不同其與聞性道則曾氏一人而已孟子晚出私淑而得其宗然於禮樂之意解所論列而荀卿則以為人不能生而為聖人必由勉強積漸而至勉強積漸必以禮為之經緯蹊徑故其為學達乎禮樂之原明乎先王以禮制治天下之意其言皆程於櫟括非知和無節明自然流極放恣者比而謂養欲給求知通統類又未嘗以禮為桎梏也非得聞於孔子之文章者歟至其非十二子或據韓詩外傳無子思孟子此又

非荀氏之舊且其言不足為卿病也夫學者之傳源遠則末益分故孔子之後儒分為八當孫卿之世吾意子思孟子之儒必有索性道之解不得遂流為微妙不測之論者故以僻遠閉約非之又其時騷衍之徒皆自託儒家故史記以附孟子卿與共處稷下所謂聞見博雜案往舊造說五行者謂是類也卿又言法後王與其平日小五霸師聖王之意不合然謂五帝之外無傳人五帝之中無傳政則亦病騷衍之徒遠推上古窮冥怪迂而為是說耳所謂後王即三代之聖王也豈嘗繆於聖

文集一

三

人哉大抵孟荀之學皆出孔子故子雲譏其同門異戶荀子好言仲尼子弓子弓特其傳易師而卿之學要為深於禮其非十二子又亟稱仲尼子游子游亦深於禮吾意卿者其學於子游之徒歟孟氏傳自曾子而檀弓記子游論禮曾子每不能逮此孟荀之傳所自分也

讀荀子二

荀子之書凡所為論議之文總為正論篇凡所為賦總為賦篇類其徒所集錄者其與秦昭王趙孝成王臨武君應侯齊相所言及其弟子陳轅李斯所問答皆稱孫



卿子其為門弟子所記無疑蓋孫卿既歿其徒乃編次其書故頗有附益散亂非其書本然也昔韓退之嘗稱荀子吐辭為經又欲削其不合者以附聖人之籍今就其書考之竟問篇末言孫卿孔子不過世皆知其徒所為矣其他與卿言不類者亦皆其徒之言也夫卿既言治生於君子亂生於小人矣顧又言便嬖左右為窺遠收衆之門戶既言巧敏佞說善取寵為態臣矣又言事聖君之義以順志為上安得一人之言詭易如此凡此類必韓非李斯之徒所竄益者其非卿言決也退之能

文集十

四

辨古書正偽意其欲削者其此類也歎其書篇第亦失其舊劉向揚倂兩定之皆未當如序官一篇乃采取古制非其自作故樂論引之曰其在序官云云是序官舊必自為篇題今以合王制篇誤矣又戰國策載遺春申賦前仍有書今其賦具存而書乃佚在韓子中此必編次所遺而韓非獨收存之者是亦集錄於弟子之一證也要之今荀子非完書漢時中孫卿三百廿二篇劉向所校讐者卅二篇而已此又非集錄時本然也當周秦之間孫卿最為老儒善詩禮易春秋漢初經師皆承卿

學故爭掇其書二戴記禮韓嬰說詩為尤甚卿好引詩書自證其言今戴記及韓詩外傳率如此吾疑其間仍有荀子逸篇賈誼引學禮教諭太子之言大戴亦載之當時言禮制率本荀子賈生受左氏春秋於張蒼蒼受之孫卿然則生之言亦孫卿所傳歟又向所芟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其中亦必有脫誤難讀而向自蒐獵以為說苑新序之屬者惜乎其文不見於今莫得而詳者也

代陳伯之答邱遲書

伯之不肖虧損名字孤負國恩越境待罪忽復四載南

文集十

五

望邱隴神魂飛越信至勤宣令德敦誘備至然猶有未達鄙心者請畧陳固陋伯之昔仕故齊遭逢末祚刀敕用事梅如驕橫每愚見圖羣小卒與禍會主上偉畧應運仗義荆雍遠勤使問託以心膂私念逢時遇主自古為難弃昏就明達人尚不敢抱咫尺之義徇拘繫之見遂乃委身歸命倒屣迎師於斯時也大藩千里弃之若遺愛子在都不敢有戀士為知己者用雖絕吭斷脰披肝瀝膽且將不惜尚何臺榭之足顧妻妾之足云乎義旂東指進逼秣陵猥蒙聖恩授昇軍任壁離門薄西

明提偏軍對勅敵委質伊始奮欲圖功每遇降人呼問  
臺事卒使危城薦璧朝士膝袒伯之不才不敢貪天為  
功若以自結於明主亦云幾矣大梁革命還鎮本州方  
思招附豪儁為國捍城孰寤娥眉遇嫉明珠遭噴樊沔  
舊人以新降進讒臺省文吏以功伐見妬謂懷反側頗  
涉猜防遺尺寸之勞錄邱山之過別駕鄧繕績效卓著  
長流參軍朱龍符驍勇冠時并皆久贊賓僚深資忠益  
迭被臺勅勒使罷遣男兒立功立事開藩析土亦願俯  
庇羣下快意自娛今乃搖手舉足輒蒙檢制與吏民語

文集一

六

何以為顏此則有死而已誰能屈身汗行以事左右勛  
戚之臣回面腆腮以對刀筆舞文之吏乎屢披情素未  
蒙矜許會鄭伯倫程元冲等默撰上旨曲求親媚倖功  
邀利乘險迫人或起兵見拒或突入相攻倉卒驚擾罔  
知所措而征南之軍已達柴桑議者不察見謂謀反有  
端伯之雖甚不肖亦頗識可否之執矣當夫襄漢始起  
郢魯未降弱息方整援師本鎮尚多見力搯咽喉之形  
成犄角之執韓白復起不能為謀逮乎臺城被攻精甲  
尚有七萬列朱雀之陣麾白虎之旛兩敵重輕視吾左

右不以此時希圖至計天下已定乃欲舉一州之眾抗  
天子之威此乃淮陰所為銜冤於兒女絳侯所以被屈  
於獄吏也嗚呼希範子謂伯之顧出此哉夫人不能早  
自託於君家及乎罪至即束身聽刑仰藥明志亦復何  
難顧念主恩莫酬壯志未就雖經溝瀆之中膏血銖鏘  
之上天下後世且曰陳伯之反覆小人背叛嬰誅則辱  
在有世死不瞑目且使興朝有殺戮功臣之名烈士有  
人人自危之意甚非所以重朝廷而忠陛下也夫射鉤  
斬祛明主尚不以為疑豈以大梁受命駕馭羣雄不推

文集一

七

赤心置人腹中自翦羽翼顧謂得計慈母受譖投符自  
驚孝子被撻大杖則走用是渡江北窺暫遁天威冀他  
日或垂矜宥更賜收錄耳雖潛身異國豈嘗須臾忘本  
朝哉昔樂毅逃燕不失見幾之智信陵居趙盍為改節  
之行以古方今竊慕芳躅而執事者云云遂謂伯之屈  
節虜廷絕義故主丈夫一身豈能再辱子尚疑此夫復  
何言方今北敵尚強西蜀不靖豈宜久弃壯士以資敵  
國若使聖朝追叙前勞更傳遺臣獲申幽憤憐其擇木  
之智察其被讒之由雪其逆節之誣鑑其逃誅之隱行

當持繞朝之榮為治父之囚歸罪闕廷伏受處分至於  
總戎北征弔民洛汭則舊部未散堅甲猶存伯之雖老  
矣尚能負弩前行揚鞭深入萬一屨褻馬革元歸狄人  
揆之夙心實已無憾重辱嘉惠敢布腹心伯之頓首  
答陳樸園論尚書手札

大著今文尚書攷扶千秋之微學羅百氏之舊聞世業  
遠熒乎向歆專家近掩乎孫段自故蹟古文專行於世  
即馬鄭遺說亦就散亡若歐陽夏侯之學則更廢墜失  
傳莫可考引是以我 朝樸學諸公得漢人片言寶若

文集一

八

彝鼎而三家之學絕無有尋其墜緒者閣下獨旁蒐遠  
紹輯成歐陽夏侯遺說攷洵為前哲所未逮至如泰誓  
一篇武帝末始出自二劉父子馬鄭諸儒均以為後得  
之書其非伏生所傳無疑史記周本紀所載誓辭數十  
言蓋如殷紀之載湯誥皆史公網羅放失而存之者其  
時民間所獻之大誓猶未出也王伯申乃曲證其傳自  
伏生殊不足據白魚亦烏出於大傳本紀以為九年觀  
兵時事其下十一年云武王乃作大誓則九年未作大  
誓甚明而後出之大誓有赤烏等說明與史記不合此

自後人割取大傳史記而誤合之者又其時左傳國語  
孟子諸書未出亦未能刺取以彌其闕江良庭強釋馬  
融之疑實非衷論章句即偶有脫遺何至諸書所引無  
一見存者耶閣下既信大誓非伏生所傳而猶取江氏  
之說似尚未安又謂書序真孔子作而以足并九篇之  
數亦仍有可疑者唐孔氏謂伏生并九卷而序在外蓋  
以伏生所得并九篇及安國以古文考并九篇皆主本  
經為言不應兼及序說而儒林傳稱張霸分析并九篇  
又采左氏傳書序云云尤為序不在并九篇之塙證竊

文集一

九

謂書惟古文有序今文則伏生於經尚亡數十篇無緣  
更存序文古人經傳別行古文既入中秘其序自傳人  
間故張霸得以采取非今文自有序為張霸所采也詩  
三家序彼此不同今文書若有序安得與古文畧無異  
義况伏生篇第盤庚合為一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又  
自與序抵牾耶世家稱孔子序書漢志亦稱孔子纂書  
凡百篇而為之序所謂序者殆如易之序卦法言云昔  
之說書者序以百温公訓序為篇之次第是也若謂孔  
子作書序則有以決其不然伏生書堯典本為一篇而



舜典序謂堯使嗣位歷試諸艱此則同於姚方輿之分題矣孟子太甲放桐前後凡六年而伊訓序謂放桐三年則同於枚躋之古文矣今知枚姚之偽妄而顧信序為孔子作豈非知二五而不知十耶愚意大誓既屬後得今文又本無序則古經止廿八篇漢志稱廿九卷者班據別錄作志時後出大誓已合於經也史記云伏生得廿九篇者又後人據班書改之者也孔臧言廿八篇象廿八宿臣瓚漢書注亦言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廿八篇是知史記本亦言廿八篇矣若如閣下所云伏生

文集一

十

與兩夏侯同為廿九篇伏生則數小序不數大誓夏侯則數大誓不數小序篇數雖同篇名各異恐非其實也覽尊著服其精博媿無以相益聊獻所疑如此若有未然不憚互質

張薊雲墓碣銘

君諱懋畿字薊雲四川漢州人少孤貧豪縱尚氣自喜不能微引墨削有口辨每稠坐論議風發衆張目息聲不能儻一言半辭始為秀才不樂隨諸生兀兀伏几上讀書求舉或勸之即笑謝曰公等貴富人無與吾事日

走街閭從諸少年飲博謳唱嬉遊其友蕭廉甫世本誠之曰子有老母奈何自恣肆如此君媿謝請改實無絲毫聽信意後復從少年遊遇廉甫急走避不得色發赤廉甫曰是固慙我言易與矣時陝西巡撫劉公蓉為四川布政使名愛士廉甫為言劉公月廩給其母妻即已所居一室三分割取其二設几榻筆硯書史之屬畢具日坐君於牖下請共學會督學使者按試至君曰使者中無有而欲強取名可憐也則就廉甫所以居比試所為文皆刺取司馬相如楊雄辭賦中奇字覽者至不可

文集一

十

句學使果大驚弟之冠其曹遂為選拔貢生劉公遷帥陝西以君偕往君故人涪州周靄齡為漢中守會回逆圍漢中數月守援絕力戰以死君聞即提卒三百踔漢中闖賊壘求得守戶積骸中抱持大哭挈其遺孤女以出輦夜還軍即坐上數劉中丞不救漢中圍致 國家失奇節士中丞忿罪君即夜辦裝遲明披衣上道西還入劍閣不顧道夢漢中守具冠服來謝且語君曰帝遣我視師關中吾欲辟子為從事君曰諾寤而占之以為不祥比還蜀遂得疾以卒年纔廿餘方疾篤時語人曰



蕭廉甫長者聞吾遂至此且大慟母夫人不忍其言而泣君慰解之已而使家人為散髮挽兩髻左右起坐牀上取常所吹笛吹之笛音悽清感人罷笛欲歌氣纒屬不能載其聲放笛還就枕遂卒有一子尚幼廉甫交友篤至後與余同客曾相國所數為余談君生平曰子曷為我誌張君他日將伐石列之墓上遂為銘

合肥相國五十壽序

峩峩瀟岳作鎮南服包淮漸江蘊靈鍾淑篤生相公為國龐臣內奠區宇外緝海垠在咸豐世有盜獠狂竊

文集一

三

城連誅洎於今皇前江後胡湘鄉曾侯載士以舟扼元春喉東楚揚越女絲男程九州上腴財賦焉出守臣不職弃以資賊乃眷南顧聖心是惻公起詞臣秉節開府義舊八千海壖寸土旌麾始蒞潛出賊後公私赤五盱目張口萬夷旁睨聲言助我挾我短長縱則不可公一馭之以信以威羣酋俯趨聽我指麾朝寸暮尺披枝及根卒復金湯孰變我藩部曲矯矯天下勁旅以其餘威鯨寇徒駭于京告功皇帝曰俞汝卹予家汝遂相予戎夷伎強勝之不武往戒不虞綏我方夏公拜稽

首對揚休命還鎮荆楚督姦制橫兵頓西陲以公視師戎闕於郊召公來尸洎公之來不震不驚民曰父母虜曰神明大地脩廣厥里九萬國以萬數海居大半鳥言獸心雌雄省尾公一警欵望風皆靡夾舟為輪入海如風強弱相噬乃以火攻公究其術以教戰士畫革旁行同書文字東有日本著海如丸叩關求市羣公伏焉公曰何害彼來求援我拒不納折而西面蓋公馭夷厥惟天資兼取其長折其械機決勝制敵文武為憲提師十萬掉舌三寸最公伐閩孰與高下賓校獻壽洗爵授竿

文集一

三

訟言於座執解皆起天佑聖清錫公繁祉冊功析爵絕等百僚擢登台鉉屈其輩曹入拜於堂几杖左右皓髮龐眉宰相之母賜履數遷代者則兄南海北海節鉞相望人所難任公荷負之天所靳與公具有之永受胡福天子是保人亦有言嘉我未老羣吏祝嘏擇言匪謔作為此詩以配江漢

湯勉齋墓誌銘

光緒元年三月桐城縣學生買湯君諱敦善字毅貽有疾湯氏之宗數百人日夜來牀下視疾劇減可為不可

為歸無貧富盡拓其私藏得百錢以上皆送君家與買藥齊諸可食飲之物既疾甚度不可起則又相約合錢辦麻葛可為衰經者若賻布斂衣綾衾織續他明器之屬甚備以待其六月廿七日君年六十有一而卒於是湯宗失祭酒里老人與君遊故者失朋後進之士失師皆走君舍弔其孤會哭釐喪具舍小不可容則門外編蘆架席為屋牆樓客其孤守次不言以動而事行其葬也其宗故與其鄰爭墓地訟久矣相持而不決莫敢先發君之孤卜其爭處吉告於宗皆曰葬吾公吾曹何言

文集一

西

又告於鄰皆曰葬湯公吾曹何言於是相與負棺復土視封乃去其感人如此蓋君之生也雖不識君者一聽視其言辭容貌退不必考其行而皆信以服化故其病皆憂其卒皆哀其葬皆來會云已葬其孤伐石請銘汝綸辱知君久銘其可辭君娶張氏子二人長曰伯喬次曰奎兆孫四人君家世有隱德君之父曰縣學生條枚居鄉名善人其卒以痰疾君初侍疾日取嘗其痰鹹平以驗疾狀人以此知君孝也君晚築斗室以居榜曰勉齋鄉人尊其字不稱皆稱曰勉齋先生葬在居室東三

里鄉曰大有山曰徐捕其葬以十二月九日銘曰維俗做善眾忌於惡比翳湯君惠宗親泊鄰鄰安脩施士慕懷俗改為維老窮匪忌叢維永崇

張中丞母李太夫人哀誄

於惟夫人毓德媿良劬躬委祉集此蕃昌爰初在室懋功德言母婦嘆嗟作嬪德門追孝尊章魚菽以薦九子三宗均顧一眷旁逮鄰鄰悍獨孤羈實勞勤以食以衣歲在辰巳有盜獮驕戎叔不為子骸父庖哲人教忠提挈義舊高壘深溝警宵備晝公私赤立萬竈不黔市

文集一

五

穀麥黍脫其珥簪約損口身以蘇瘠枯數百千人尸祝厥家卒成令子忠孝奕奕歿為國殤存乃柱石大藩千里秉節析土祁祁童童象服繡斧處約匪嗇在豐匪崇枋持一節以訖初終謂宜貴壽樂且有儀貴則然矣壽考豈多季蘭知宗彤管有揆餘慶在門九京奚慊

送蕭渠卿序

得地長短僅百里臨之以六七級之上官羈束之以二百餘年遞積遞增之成法界之以數百大萬橫目之民使治其曲直緩急生死此當世州縣吏之所為也亦基

難矣然而賢哲之士或往往甘心者彼皆有所弃有所就不可於上而守吾法不可於法而利吾民不可於民而行吾志與吾學是數者固將有一得也不可於上而守吾法有之矣不可於法而利吾民有之矣不可於民而行吾志與吾學所謂志與學者何歟夫非以為民歟民有不可而志與學將可篤信歟曰吾所謂不可非真不可也吾方字之而若弃之吾方恢之而若虧之彼不知吾之字且恢也而見以為弃虧則不可於意矣吾學之未成吾才之不足赴吾志而以周旋於上與民與法

文集一

七

之間誠不知其可也學成矣才足以赴吾志矣而顧舍之而上以徇上中以徇法下以徇民其為徇一也士貴能自樹立耳齒朝之士薦紳之徒其是非可不顧猶不可勝聽乃今取悅於蚩蚩然橫目之氓欲以決吾進退哉曰今之所謂循吏者與此異曰吾固不為今之循吏者言也奚而不異富順蕭渠卿選於吏部而令奉化吾與之言同於其行遂書之

高郵董君墓誌銘

董氏其先元集慶人遷來高郵始至正間在明永樂翰

林諱璘以忤王振遂歸弃官籍記在史種德及裔曠不世仕於鄉行義有綏祖者國子監生君曾大考其門州旌金入於炭炭人不知公市而得更持與之娶婦王氏德偶行妃方冬憐寒褫身所衣既易而新仍前之為是生有臺臺生之鏞再世諸生世其義風為君祖考家瘠道豐者娶吳氏實始生君君諱丙元字曰燧臣孝於其親及其弟昆昆孤遺君實父之以其恩紀旁連鄰里比竈十數恃君而火孰寒孰孤孰呻孰痛孰壯無室女不得夫孰填壑渠構骸瘠枯君一周之同其有無以襦

文集一

七

以哺以夫以家以封以諭以收其帑以止勞呼百槁以濡而身癯癯而家負適人或君德君讓弗克有蘊不施此小何力其於交友又以義取聞人一長譽不容口不可於義譙不少假及君之疾問者咽門或出禱祈天活善人正月五日光緒改元六十有八君之卒年始君在塾有突不黔持棉絮粟有母來盥棉絮不時日昃而饑已饑何苦人饑是憂如君而羸希文之儔君之發憤肆力於文周泰兩漢洎唐宋元傳記諸子百家之言手所寫錄表高如山試於有司十進十黜門墻小生振翮羣

飛人或君惜君忿然作何得何失我道孔碩匹婦失所古之人恥苟竊名祿非吾孫子此君顧言以誠後嗣君文美矣行稱其世曷不有位宜齎而躡州貢太學用諸生老籍於吏部候選訓導唯其不有以昌其後有子三人對廷覲廷又次曰倫皆賢有聲倫及覲廷為州學生對廷進士戶部主事瓌君能教在 帝之誥 覃恩加秩大夫奉直君娶於宋宜人是封孫男有二增祿增第君卒 歲卜君葬地 之原日吉月利孤撫君遺乞文以誌銘君墓者吳氏汝綸對廷之友同賜出身對廷

文集一

六

嶽嶽在職有操忽如不樂以歸養告窮而益高不易其轉祖考之蓄逮君猶鬱君社所委庶其在此

黃氏族譜叙

黃氏其先江西人元順帝時有諱圖者生三子回甫懿甫勝甫徐壽輝之亂圖死鄱陽回甫與諸弟載其母避寇至桐城家焉是時天下大亂盜賊蠡午居民所在結堡塞自固黃氏亦集眾築城以居諸孫有名鹿者貴戚斗粟尤驍勇因以名城謂之鹿城明太祖既克安慶舉宗迎謁賜爵不受唯懿甫勝甫之子孫有從征者皆積

功伐封明威將軍襲職數世不絕其後或在桐城或在金陵在金陵者為指揮所謂指揮黃也諸黃既皆遠徙以武勇為名將家獨回甫之後世居鹿城以儒顯太祖既定天下詔州縣各立倉四所謂之預備倉選大姓一人為倉正守之桐城諸倉則回甫之子源仲實膺是選後五世有為南京戶部郎中諱某者始為譜紀其先世而江西之系及懿甫勝甫皆斷續不可譜譜自回甫以下故鹿城之黃皆祖回甫戶部君之任當景泰天順之間其族姓寔蕃衍矣然自洪武迄正德黃氏占數桐城

文集一

九

者皆止一戶嘉靖時徭賦滋繁乃析之至數十百戶益分而技別益殷散難紀則譜牒益重其後間數十年輒一纂輯至於今為桐城望姓五百有餘年咸豐中遭洪楊之亂稍復耗減及光緒紀元黃氏諸老人又相與繼為斯譜蓋上溯戶部君之譜已七脩矣其族有以知縣官直隸曰焜者字植卿與余家有連又相與為僚告於余乞文為序余嘗考求鄉邦文獻病方志蕪瑣不足徵信輒欲遍覽桐城舊家譜牒仿王儉王僧孺等所為百家譜之例為一書以示後亦禮失而求之野之意也



久客於外不暇以為今讀黃氏譜其明初武節多可紀者又桐城諸族大抵元季所遷其遷多自江西或徽郡而莫詳其移徙之由黃氏譜謂避徐壽輝之亂其言蓋信而正德嘉靖數十年間戶數多寡迥然不侔前代盛衰得失之林於此可觀焉又不僅一家一鄉之故實已也因為本黃氏所以興而誤次大畧以弁其首

附祕議

伏見 穆宗皇帝將祔 太廟廟室已盈事下百寮集

議禮親王等二百一十人議增龕座其異議七人皆欲

文集一

廿

改廟復古醇親王以增龕為是以改廟為非有 詔大臣覆議昔唐議袷四門博士韓愈賤不及議亦為議以獻謹師其意為私議以述所聞竊謂禮緣人情可以義起制度因革每代不同苟其當於人心不必悉依經典至若格於時勢雖法出古聖亦須變通此韓愈所謂事異殷周禮隨而變者也又况禮文殘闕古制難詳自劉歆已言祖宗之序多寡之數禮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定以疑文虛說况下此乎諸言七廟九廟之說者皆以為帝王不易之制其實商之七廟出於偽古文虞之

七廟出於偽家語後人考禮當以鄭康成為宗鄭謂虞夏五廟殷六廟周七廟然則所謂七廟者不過一王之時制并非百代之定法魏初廟制定於高堂隆隆傳鄭學特取東漢諸帝同廟之制蓋必博稽往古折中至當晉武帝時羣臣奏稱上古清廟一宮至周制為七廟聖旨宏深遠跡上世舍七廟之繁華遵一宮之遠旨晉臣所稱蓋鄭康成高堂隆之舊說其後馬端臨亦極論七廟之失以為不如同堂異室獨為渾成前代禮學康成最精後儒禮學端臨最精循二賢之論則周室七廟不

文集一

廿

如魏晉一宮明矣至如議者所稱世室昭穆廟以次而南則又經傳所無特據朱子之圖為說宋理宗時太常少卿度正疏言大儒朱熹宗廟圖說頗更本朝之制學士大夫皆有異論遂不能行據此則本朝之制雖大賢不能輕議朱子之說當時已不謂然愚嘗考之匠人營國世室明堂皆止五室鄭注五室并在一堂是知周人廟制無論七廟九廟實止五室不惟羣廟同堂亦且羣主同室朱子所圖顯與匠人不合非周制也七廟既未必善朱子之圖又與周制不合奈何執而泥之以為復